

俞梁波 一盏清茶观百态，以茶为笔写春秋

■文/ 李沅哲 凌亚红

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”一盏清茶，三昧人生，当文人关起门来饮茶，能将茶喝出不同境界，不同层次。自古以来，在文人雅士这里，似乎都是离不开茶的，伴随着各式喝法、不同的情境，茶味也总是多变的。

作家俞梁波，生长于江南之地，自小与茶相随相伴，与茶有着不解之缘。推开家门时，是朦朦胧胧的村子，四面起伏的环山，隐隐约约泛着清香的茶园。关起门来时，是笔下诞生的一个个小说世界，是跳脱快节奏回归慢生活的精神享受。他曾多次参与组织“茶文化”征文、“茶文化”书画摄影大赛。无论与茶有着怎样的相逢，茶自有它存在的根由。

最高山野茶香

孩提时代，俞梁波先生在大同一村的老家有座茶山，野茶树自顾自生长着，无人照看。父亲酷爱饮茶，楼塔人又很热情好客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自是少不了泡杯茶招呼。那时家里买了电视机，左邻右舍总喜欢来院子里欢聚着看电视、唠家常，家中的茶总是供不应求。

记忆中，每到春季，母亲都会去到野地里摘上几篓新茶，在自家的锅台炒上几斤。那个年代，没有任何技术加工，手工炒出来的茶叶芽很细，外形上自然不能和我们现在喝的扁形茶相比，但是味道却很浓郁，装进雪碧罐里有一种朴实浓厚的风味。

印象中，还有一种茶更为粗糙，是秋天采制的大叶茶。夏日农忙时，即将下地干活的老农，会抓一把茶叶放进大罐子里用凉水泡，挑去田间的树荫下，作为劳作后解渴的饮料。

现如今，每年春茶时令季节，家中亲戚都会将炒好的茶叶装上几罐送他。尽管他时常也会收到一些朋友赠送的好茶，可是对乡亲们炒的本土茶格外珍惜，这种延续的乡情令他感怀。所以，萧山东地产茶种类不少，他却更加钟爱高山茶、云雾茶之类的野茶。

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”，茶是历代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。人们发现和利用茶也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，茶可食、可饮，也可做良药。

俞梁波先生回忆说，“儿时的茶，可以说深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女孩子打了耳洞，会用一片茶叶梗杀菌消炎；男孩子会将茶果变成常玩的弹弓小游戏；喝剩的茶叶，甚至可以擦拭蚊子包，用来焚香驱蚊。”

茶文化的形成，是时间的积淀

艰苦岁月，不会去谈茶文化。

刚刚工作的那一年，俞梁波花了40元钱在路边买了两茶叶，等到晚上回家捏出一点来泡时，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茶水的绿已不是茶叶本身的颜色，而是像化工水一样。由此可见，那个时候茶叶经济价值不高，想喝点放心茶也是蛮困难的。

但是，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，茶叶研发技术



俞梁波近照

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荒山得到开垦再利用。俞梁波欣喜地发现，儿时时常玩耍的那座茶山变成了小有规模的茶园。

距离楼塔镇大同一村不远处的萧南村，采用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，从166个农户手中流转整合了50亩茶园，由乡贤出资租赁，用于开发经营，打造生态茶园，探索茶与中药材套种的新途径。对于农民来说，多了一份山地流转金、一份打工酬金，还有一份经营民宿饭店的薪金，就地实现了不出家门也能致富的美好心愿。

他也注意到，萧山天然的种茶产茶的历史基因，让所前茶镇短时间内跃升为中国茶叶流通第一港，茶叶的品质与经济价值得到提升，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人们开始琢磨哪里产的茶叶最香，用哪里的泉水煎煮的茶好喝，茶具的使用与泡茶的手法也有了更多的讲究……茶叶的销量，也恰恰反映了老百姓日益旺盛的需求，家家户户少不了茶，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茶。

所以，他在《所前：茶镇岁月》里说：“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一杯茶，是待客之道，也是真诚所在。中国是茶饮之国，人们无茶不生活。”

茶为友，笔下有春秋

俞梁波是一位高产的作家，小说、报告文学作品接连出版，出手也是极快的，最快的時候两三个月写成一本书。当然，写作时两样东西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的，一个是烟，再一个是茶。

“我晚上写作的时候，茶叶要换两到三次，每一泡要添五六次的水。热水壶的水烧了一壶又一壶，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，时间不知不觉间总过得飞快。喝茶是一种享受，一杯好茶，能让

你心情舒畅，思如泉涌。”

饮茶可以激发写作灵感，促进思考。在写《兴入湘湖三百里》这本书时，一场场极具画面感的场景总能很轻易地在脑海跑动，自己仿佛就是那一段历史故事的亲历者，他的心和历史故事的主角融为一体，与古城的沧桑风云碰撞，与他们同揽山川江河，同感内心的苦楚孤寂。

俞梁波说，“即使是不写作的时候，当你一个人时，关起门来泡杯茶坐享，偶尔与社会脱节，也是一件极幸福的事。写作与不写作，茶都是一个很好的陪伴，如一老友。”

茶有很多种，绿茶、红茶、青茶、黑茶，但凡遇上了便喝。平日里，俞梁波先生喝得最多的要数绿茶和红茶了，白天喝绿茶，晚上则喝红茶。在喝茶这件事上，他很勤的，每次带作家们采风时，他也习惯性泡上一大杯绿茶，开启一场全新的探索发现。

一茗在手，宁静致远。茶叶里面藏着大大的学问，作家各有不同，对茶的态度也体现在了各自的文风里。俞梁波的茶，不只是一杯解渴润喉的汤水，更有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，充满着质朴，冲淡了浮躁和喧嚣，幻化成天地间的人情冷暖。



亚运主题歌曲《萧山等你来》亮相

《萧山等你来》是以萧山为视角创作的迎接亚运、助力亚运的一首亚运主题歌曲。

萧山正是杭州亚运会许多比赛项目的集聚城市。面对这一难得的机遇，我区音乐工作者饱含创作热情，创作了一系列亚运主题歌曲。

由区音舞协会员李献玉作词作曲、李晋编曲的这首《萧山等你来》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获得了萧山区重大文艺作品创作签约作品扶持。演唱该首曲子的王天杭、潘腾飞、韩塘、李幸子均为我区新生代歌手，目前他们均在国内外音乐学院就读。图为四位歌手在拍摄间隙。（肖文）

链接

韩塘：2003年12月出生，高中毕业于浙音附中，流行演唱专业；现就读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专业，2019年8月成功举办“my melody”个人演唱会。

王天杭：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，曾获2021酷狗音超联赛南京赛区冠军、2022酷狗音超联赛江苏赛区冠军、2021江苏省大学生流行音乐大赛团体银奖。

潘腾飞：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打击乐系。曾获2018快乐男声浙江赛区20强、2021浙江省青歌赛20强，录制参演多首歌曲mv及担任主唱。代表作品有《让亚洲腾飞新的高度》、《你是我的亲人》、《有我》、《我和你，心连心》。

李幸子：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大四学生。6岁登台，与歌手庞龙同台演唱。12岁考出舞蹈十级。在大学连续担任大型演出与比赛主持。获学院学生基本功比赛合唱指挥第一名。

今夜月明人尽望

■文/ 潘开宇

那轮月，在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中转朱阁低绮户，在辛弃疾的稻花香里别枝惊鹊，也在王建的送别酒宴上洒下薄霜般的红尘清辉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思念便不同。

张王乐府，以平和、古朴、含蓄的文风，成为中唐文坛的翘楚之作。写完张籍的《天明不待人同看》后，一直想写王建的半生潦倒，宫词百首。只是我作文喜欢兴之所至，不到文思泉涌，行云流水那一刻，便不敢动笔。今夜，我在清风中打开窗户，夜色在桂香中沉浮，突然便被王建的这首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勾动：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我知道，这便是我等待的机缘。即使，这不是中秋的夜晚，不是我的独处时光，但思绪依然透过人间烟火涌入我的指尖心上。我游历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文字中，内

心坦然而快乐，不必担心灵感会倏忽远去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终于涉水而过，望见芙蓉干朵了。

碧海青天夜夜心，嫦娥的寂寞思念，将桂与月的交错演化成世间至美的意境。而千年前的诗人，在月影重重、清风缕缕中将寻常景色，写成了传世佳句。秋意在思念中深沉，离酒在世事变迁中香醇。寒露桂花的清冷，鸦栖庭树的宁静，衬着庭院深深深几许，而他把酒邀月，风露立中宵。红尘的纷扰，世事的喧嚣都在他面前自动褪去。所有的情愫，相思辗转，相忘江湖，都纷纷落一地的桂子，随风而散。

史载，王建出生寒微，早年仕途颇为坎坷，四十出头才做了小县丞。与唐代很多诗人如岑参、王昌龄等一样，他在边塞的苦寒之地尽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，也为博取功名前程。无奈盛唐已过，再不能成就千古事业。晚年他重回长安，仕途渐坦，官至陕州司马，世称“王司

马”。曾经的磨砺让他从从容达，内心始终明媚柔软，长河冷月是他矢志报国的坚守，长安的月下清酒，在万户捣衣声中浓郁。

王建的诗是这样的好，绝句清新婉约，“竹溪村路板桥斜”，淡笔勾勒出优美静谧的山村风景。反映民间疾苦的《水夫谣》《田家行》等，苦不是真的心怀悲悯，是写不出“野蚕作茧人不取，叶间扑扑秋蛾生”这样情系民生的诗句的。深受后世文人赞誉的《宫词》百首，不仅将唐代宫廷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，更是拓展了此前以宫怨或粉饰太平为主的狭隘题材。

今夜月明，那思念，便穿越山川河海，落进漫漫时光了。



我在读

箩筐担母

■文/ 孔鸿德

贺知章从小就因文辞出色而闻名乡里，37岁中进士离乡入仕，为官50年，后至礼部尚书，不但仕途畅达，更受到朝野敬钦和玄宗倚重。最后以正三品太子宾客衔告官还乡，告别之际，太子李亨以下，几乎所有的当朝权贵都出席了饯别宴会，唐玄宗以及李白等一大批诗人赠诗达38首，可谓绝无仅有、荣华已极。

但是京城虽云乐，叶落终归根，贺知章心心念念的却还是故土越州永兴（萧山）。衣锦怀乡时正是天宝三载正月初五，当时他已经86岁，垂垂老矣。贺老心急如焚，日夜兼程直奔萧山。

终于到达记忆中的史（思）家桥村口，贺老示意侍从搀扶下桥，他要再好好辨认一下当年玩耍的地方。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乡土小路，一路颤巍巍迤邐而行，贺知章心情颇不平静。想，当年离家，风华正茂；今日回归，鬓毛疏落。宦海沉浮整整50年哪，哪天不在想念故乡哦。贺知章也知道，自己的乡音几乎没有变化，只是容颜已经变老，估计儿时的玩伴也应该没有了。这样边走边看边胡思乱想着，忽从村旁小路蹿出三四个小伢儿，一脸好奇地指指点点，其中一个稍大点的小孩儿仰头问，你这位老爷爷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？又是到谁家做客呀，是不是不认识路呀，我们给你带路好了？劈头盖脸一顿问，贺知章顿时愕然无语，侧头看了看几个小屁孩，只好轻轻摸了下大男孩的头，又捋了捋白胡须，呵呵傻笑几声复又上轿而行。时空嬗替、世事沧桑，人生易老，故乡依旧，怎么回答呢？贺知章感慨万千，知道故乡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故乡了。一时情不能抑，缓缓吟诵出四句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

“我不忘故乡，故乡可忘我？”贺知章终究不相信故乡会如此陌生，他到了故土第二站——萧山城南潘水边。因为那里留下了他懂事以来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最艰辛的记忆。其时已到二月下旬，春意盎然，柳叶初发，他在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萧山南门外河边，终于找到了那棵曾经和老母亲一起遮雨避阴过的老柳树，仿佛站着的不是老柳树，而是笑呵呵的母亲大人。只是老柳更茂，而母早已不在，物是人非，不禁黯然伤神，不能自控，是呀，万物有序，新老更替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于是又写下了《咏柳》一首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而今也许是为了缅怀大诗人的故乡情怀，贺知章公园的柳树长得特别郁郁葱葱。

贺知章对故土的拳拳情怀就是这样浓烈地体现在对母亲的孝顺上。他的草书《孝经》就以字抒臆、以书敬母，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，酣畅淋漓地将他的浓郁难遣的思母情怀升华成了经典。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……”

相传贺知章曾随母从文笔山下的“思家桥”畔行乞至萧山城南潘水边居住谋生。因为母亲积劳成疾，受山川邪气得得了瘧病，不能行走。贺知章为了谋生养母两不误，就亲手编织了两只大大的“箩筐”，不盛农作物，就装母亲和经书。他让母亲坐到前筐里，把经书放满后筐，就这样每天“前箩担母，后箩担书”，在城南潘水乡间寺庙间一边给母亲讲故事，一遍行乞干活，渴了就掬口河水，累了就在老柳下歇歇，有时也会到木桥上给母亲看看风景。至晚，又担回老屋，服侍母亲洗漱入睡，然后擦洗箩筐继续挑灯夜读。其间，贺母好几次不忍儿子这么辛苦，不想坐筐而随，都被贺知章以可以随时照看安心读书为由劝好。后来贺知章因为有悟性又被道僧收为徒儿，直到37岁才考取进士，这之间，孤儿寡母、风餐露宿的艰辛不忍回首。

乡人看在眼里，亲切地称贺知章为“贺担僧”，称其母为“箩婆”，意思是坐在箩筐里的婆婆。功成名就后，贺知章为了宣扬孝道，又把和母亲住过的老屋扩建为云门寺，并捐资把木桥翻建为石桥。后人为了纪念贺知章的孝心，索性直接把它们改名为罗婆寺和罗婆桥，还把他走过的路叫做罗婆路，把路边的河叫做罗婆河。

桥现在位于文源广场西侧，南北向跨罗婆河，由5块石梁组成，长约10米，宽约2米。2002年中孔倒塌，2010年12月重建，为仿古石拱桥，长62.8米，宽4.5米，中间拱高4米，两侧各有踏跺44级。罗婆寺也由于年久失修和战乱而破败不堪，到了“民国”13年，罗婆寺僧众又募捐重修，便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“箩婆河畔今何在？低吟浅唱回乡诗”，今天，在萧山新塘知章公园内柳树勃勃招摇，清澈的罗婆河在罗婆寺的映衬下经罗婆桥缓缓流向远方，以它特有的古韵继续向后来人述说着那个箩筐担母的故事。（本文获得“萧山经典历史文化故事”征文一等奖）

区管乐协会合唱团晋升国家三级合唱团

■文/ 萧祖能

日前，在中国合唱协会，中国合唱联盟等单位联办的“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”评测活动中，我区管乐协会合唱团以一曲《传奇》，经过层层筛选和专家的严格评审，最终被评为乐龄混声三级合唱团。参加这次评测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30余支合唱团。对于建团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且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的老年合唱团，成绩可谓来之不易。



《秋收》湘湖小学郑磊作